

编者按

1925年晚秋，32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名篇《沁园春·长沙》。彼时，他正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他离开故乡韶山，准备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在辽阔的湘江畔，他用这首词抒写出革命青年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和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也是在这个晚秋，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仰。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睡梦初醒的华夏，这首词敲出“少年中国”铿锵的青春鼓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时刻，人们仍旧被它的豪情一次次点亮。值此伟人填词百年之际，《湘江副刊》特邀谭仲池同志撰文纪念。

涛声依旧诵雄词

——纪念《沁园春·长沙》发表100周年

谭仲池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长沙橘子洲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烽火岁月

谢学文

三外公讳名何得凤，已经离世5年多了。他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四十七军一四一师侦察连战士，与罗盛教烈士同一个连队，曾为亲密战友罗盛教烈士抬棺出殡，参加了惨烈的老秃山战役等恶战。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回到老家临湘县白羊田镇何家山务农。在战争中他的右腿中弹受伤，双耳因重炮震荡导致听力障碍。家里较重的农活一直由大外公和二外公承担，三兄弟手足之情几十年如一日，老而弥亲。

军人出身的三外公，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经常用鸡毛掸子拂得一尘不染，每次到外公家玩，我就喜欢跟三外公睡，听他讲最让人激动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故事。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岳阳市人朝志愿军战士有一万多人，仅临湘就有1442人，其中立功受奖的有423人，临湘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有105人。他们中有机智勇敢的侦察英雄周安定、有威震敌胆的爆破英雄毛先华、有血染上甘岭的梅贵生、有捐躯马良山的彭章霖、有炮兵神手胡逢春、有奇袭“白虎团”的黄镇涛……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在与死的搏斗中，岳阳儿女舍生忘死、英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留下了血染的风采，显示了英雄本色。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火力不足是我军最大的劣势，志愿军通过战场上的巧妙穿插、隐蔽出击来弥补，指挥员将战术运用得恰到好处。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了197万发炮弹，而志愿军仅发射了41万发炮弹。在老秃山战役中，炮弹将老秃山削低了3米多。

当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弹雨倾泻而下时，志愿军战士则安静地蹲守在坑道里，三外公说，如果就这样死在敌人的炮弹下，他们会觉得很冤。待美国兵进入坑道后战士们从容上好刺刀，冲向敌群。这时候的战场可怕极了，只有震撼人心的志愿军冲锋号声，志愿军战士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还有刺刀进入人体的“嚓嚓”声。

美国兵身材高大，拼刺刀时手长脚长是占优势的。三外公却说“不”，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抱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突击、防御、拔刀一气呵成，步伐、手法与战术高度协同，冲锋时奋勇向前，这种以命相搏的勇气令敌人胆战心惊。

5年前，二外公和三外公相继离世了，在整理两位老人遗物时，我看到了三外公参加老秃山战役前用鲜血写下的家书：“儿媳好！美帝凶残狡猾，此战弟已抱定与敌同归于尽之决心，若我牺牲，请将二哥家三子本礼过继于我，用我抚恤金送本礼多读书，以期报效祖国，慰我情怀！切切！”我二外公回信：“三弟好！全家盼你平安回家！但家小国大，你当为国舍生忘死！若你为国尽忠，定将三子本礼过继与你，虔诚忠诚，兴起贤祠。”（注：何本礼 现年78岁，在葛洲坝工程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志愿军战士早已将宝贵的生命毅然交付给了伟大祖国！

今年逢逢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众多亲戚相约拜祭三外公，在坟前告慰：我们强大的祖国已有使命必达、世界超一流的东风系列导弹；有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有122个垂发单元的055大驱；有远程穿透、强火力和强感知的六代机；还有火力管饱管够的重装合成旅……若老人家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解答。

由此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同时又是伟大的诗人，他用诗词创造了他非凡且浪漫的诗性人生。

三

就是这个诗人毛泽东，他曾用“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在古老的潇湘大地，点燃《湘江评论》的烈焰，照亮了湘江的夜空。他在亲自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这诗一样的语言，和他的诗词一脉相承，铸造出惊世绝响。

早在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这样评价毛泽东：“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我看来，这种“天命的力量”和根本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毛泽东诗词释放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开始用诗的情境和韵律，来描绘日出的壮丽和辉煌，展望未来的希望和前景：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遥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婴儿。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诗人最生动、最形象、最经典的预言。这是一个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和湘江之水滋养的大地之子，对中国历史的深邃阅读，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刻诠释和曲折前路的深情展望。

今年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发表100周年，行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我们，心里念兹在兹的这首诗词，犹如前进的号角，依然在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伫立湘江岸，读着湘江的壮阔、深邃、澄澈、神美，我们会倍加感到湘江的悠远古典、雄浑奔放、波撼山岳、气蒸江海、魂飞广宇。当然我们更会梦系千帆，心潮逐浪，永远诵读毛泽东的这首凝聚秋风霜雨、流芳千古的雄词妙篇。极自然地把自己的灵魂融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阅尽人间春色”“环球同此凉热”的神妙诗境。

这是何等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江山锦绣的百年呵！

（作者谭仲池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原主席，文学创作一级）

树木，诗意奇石，幽翠修篁，荡湖涟漪，陈色古幽，风华碑亭，无不激情飞扬，灵气浩然。这一切极其自然而亲切地被岳麓山高扬的紫雾，爱晚亭流泻的泉声，岳麓书院飘出的书香，乃至天心阁上的霞光，湘江波涛上的帆影，簇拥成一片豪情，一颗文魂，一轮红日。而现在矗立岛之东南位置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仍未改日出韶山时的风流和磅礴的神采，依然放射耀天暖地，滋润万物的璀璨霞辉。”

是呵，望着“秋风萧瑟，换了人间”“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无限秋色，感触着“长岛人歌动地诗”的时代脉搏，谁都会想起100年前，毛泽东在橘子洲写下的豪迈雄伟诗篇。此刻，我真切地听到浩荡的湘江，正扬波高声吟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一个“百舸争流”觉醒年代，也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

1925年秋，毛泽东正好32岁。当时他正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由老家韶山取道长沙入粤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路走来，有太多无法言表的心境。那一刻，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江风吹动他乌黑的长发，轻拂他的青布长褂，波涛在他脚下汹涌，扬起层层浪花。

他满怀深情回望岳麓山，放眼湘江和妙高峰，其景、其情、其境，让他激动不已，强烈地感觉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的情绪在胸中涌动奔突。念及自己在长沙求学、修业、寻求真理、投身革命实践的艰难经历，怎不感慨万千，一吐为快呵！

此刻，当我伴着涛声，又一次重读这首词，眼前便浮现出1911年春天，毛泽东一双布鞋、一把油纸雨伞、书袋中装着《天演论》《三国志》《水浒传》《孙子兵法》来长沙求学的情景。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长沙城，“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然而就是这个古老的城市，虽然城市版图很小，社会经济不发达，交通不畅通，市民生活境况尚处在贫困之中。可这里却风起云涌，生气勃勃，不仅充满着新思想、新风气的激荡，而且正在兴起共和的革命风潮。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变革开放活跃的氛围中，受到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教诲指点。毛泽东在杨昌济心中，自然是“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人才。1915年杨昌济把《新青年》送给毛泽东。尔后又向《新青年》推荐毛泽东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受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自由思想的张弛，进而升华着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独立人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

1920年，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曾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从此他看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已经出现

一

深秋的一天，曙色初露，我早早地登上岳麓山的观景台。

这是我近些年来，看到的一个最明丽而蓬勃的湘江早晨。轻纱般飘渺的薄雾晨雾，被金色的阳光柔柔地卷起。起伏的峰峦，江上的轮船，横跨波涛的大桥，矗立两岸的高楼群落，还有绿色林荫大道上，车如流人如梭，蠕动在湿润的清风里。

这是一幅人文山水画，一卷当代清明上河图，一篇镌刻在三湘大地上的立体瑰丽诗章。

2006年的夏天，我在日内瓦国际城市市长论坛的演讲中说：“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说过：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最美的城市。

我所在的长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城址和城名3000年不变的城市。我深知，对于城市的历史文明、精神成长、物质空间，乃至美感和魅力的感知与体验，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生存世界的向往与追求、生命价值的审视与观照。我从长沙这座古城的演进与发展变化看到，只有尊重历史文化，尊重人性道义，尊重科学环境，才能保护和延续城市的文脉、道德风尚、理想追求与创造精神。因此，我常常为清晰呈现在眼前的城市环境而欣慰、自豪——古树苍郁，秀如锦屏，楼阁泛彩，金碧辉煌；楼群错落，高低有致，花香鸟语，林水相依，林路相连，生态优良，民歌不断。

每当我乘车或步行，经过宽广油亮的湘江、潇湘、芙蓉大道；望着雄伟的使湘江变成碧波荡漾平湖的航电枢纽；徜徉在“三馆一厅”绿茵茵的草地；流连于生发着现代化高端科技魅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园；沉浸在古风凰的太平历史文化街；走进湘味四溢的“火宫殿”；人潮涌动的“杜甫江阁”前，自己就仿佛置身于梦幻般感觉和星河灿烂的光影长河，领略着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古典而灵秀、温暖而宁静、优雅而生机盎然的城市风景。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耸立在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那是象征长沙精神和文化底蕴的地标式艺术巨作。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年四季，毛泽东的雕像始终伟岸英俊、容光焕发、光芒四射。他总会用青春的微笑，飘洒梦想的长发，激扬的书生意气，飞驰的神思与缠绵衷肠，来慰藉乡亲们的怀念和来自四面八方游人的敬仰。透过他宽阔的前额，人们会看到那一片丰厚的思想原野。凝视他双目迸发的穿越岁月的光辉，会恒久地成为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

二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09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落成。暮秋的一天早晨，我来到橘子洲，幸福地感受着它，顿时浮想万千。回到家里写出了散文《守望橘子洲》，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版。我在文中这样写道：“眼前如茵芳草，葱茏